

醒

世
姻
緣

下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



足本
醒

世
姻
緣
(全一册)

定價國幣一元八角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出版者
文藝出版社

發行者
世界書局

印刷者
上海大連路
世界書局

發行所

上海及各省
世界書局

第五十一回

程犯人釜魚漏網

施囚婦狡兔投羅

天地寥寥闊，江湖蕩蕩空；乾坤廣大盡包容，定盤打算，只不漏奸雄。

殺人番脫底，漁色巧成凶，安排凡

專聽天公，要分孽鏡，情法果會同。

右調南柯子

再說武城縣裏有一人，姓程，名謨，排行第三，原是井市人氏，弟兄六人，程大程二俱早年亡故，止剩弟兄四人。獨程謨身長八尺，面大身肥，洗補網巾爲業，兼做些鼠竊狗盜的營生，爲人甚有義氣。他那竊取人家物件，也不甚瞞人，人有可惜他的，不與他一般見識，有怕他兇惡的，又不敢觸他的凶鋒。大酒塊肉遇着，有錢便買，沒錢就賒，賒買不來，就白白的忍飢。鄰舍家，倒是那大人家喜他，只是那同班輩的小戶，甚是憎惡。緊鄰有個廚子，名喚劉恭，也有八尺的身軀，不甚胖肚，一面慘白鬚鬚。三個兒子，大的叫是劉智海，第二的是劉智江，第三的是劉智河。這個劉恭，素性原是個歪人，又恃有三個惡子，硬的怕，軟的欺，富的嫉，貧的嘲笑，嘴尖舌薄，談論人的是非，數說人的家務，造言生事，眼內無人，手段又甚是不濟。人家凡經他做過一遭的，以後再叫別的廚子，別人也不敢去。他就說人搶他主顧，領了兒子，截打一個臭死。最可惡的，與人家做活，上完了菜，他必定要到席上，同了賓客上坐。一個蔡逢春中了舉，請衆鄉宦舉人吃酒。他完了道數，禿了頭，止帶了一頂網巾，穿了一件小褂，走到席前，朝上面拱了拱手道：「列位請了！這菜做的何如？也還吃得麼？」衆客甚是詫異，內中有一位孟鄉宦，爲人甚是洒落，見他這個舉動，問說：「你是廚長呀？這菜做的極好，請坐吃三盞如何？」劉恭道：「這個使的麼？」孟鄉宦道：「這有何傷？咱都是鄉親，怕怎麼的？」他便自己拉了一把椅子，照席坐下。衆人愕然。孟鄉宦道：「管家，拿副盞筯兒與廚長。」他便坦然竟吃。恨的蔡舉人牙頂生疼。客人散了酒席，一個帖字送到武城縣，二十個大板，一面大枷，枷在十字街上，足足的枷了二十個日頭，從此纔把他這坐席的舊規壞了。他的兒子都是另住，他與

的門面房內，與程謨緊緊間壁。這個老婆天生天化，與劉恭放在天平秤兌一些

西牆根底下，掃除了一搭子淨地，每日日西時分，放了一張矮桌，兩根腳櫬，設在上下，精精致致的兩碟小菜，兩碗熱菜，鮮紅棗豆水飯，雲白的麪餅，兩雙烏木筯，兩口子對坐了享用。臨晚又是兩碟小菜，或是鮮肉，或是鯨魚，或是鹹鴨蛋，一壺燒酒，二人對飲，日以為常。夏月的衣服，還也照常，惟是冬年的時候，他戴一頂絨帽，一頂狐狸皮帽套，一領插青布藍布裏棉道袍，一雙皂靴，撞了人，趾高氣揚，作揖拱手，絕無上下。所以人都曉得他的，見了他的，再沒有一個不厭惡痛絕。這程謨做些不明白的事件，他對了人敗壞他行止，人家不見些什麼，本等不與程謨相干，那失盜之人，也不疑到程謨身上，偏他對人對衆倡說，必定是程謨偷盜。程謨一時沒有飯吃，要賒取些米麪，不是漢子，就是老婆，只除了他兩口子不見就罷，叫他看見，他必定要千方百計破了開去。一日一個糶米豆的過來，程謨叫住，與他講定了價錢，說過次日取錢。那糶米的已是應允。程謨往裏面取升。這劉恭的老婆對那糶糧的人把嘴扭兩扭，把眼擠一擠，悄悄說：「他慣賒人的東西，不肯還人的錢，倘要得緊了，還要打人。」程謨取出升來，那糶米豆的人變了卦，挑了擔子一溜風的走了。程謨曉得是他破去，已是懷恨在心。過了半日，又有一個賣麪的過來，程謨叫住，又與他講過要賒。那賣麪的滿口應承。程謨進房取秤，又喜兩口子都又不在跟前，滿望賒成了麪，好烙餅充飢。誰知那劉恭好好在屋裏坐着，聽見程謨賒麪，走出門前，正在那裏指手畫腳的破敗。程謨取秤出來，撞了個滿面。賣麪的挑了擔兒就走。程謨叫他轉來，他說：「小本生意，自來不賒。」頭也不回的去。程謨向劉恭說道：「你這兩個老畜生也可惡之極！我合你往日無仇，今世無冤，我合你是隔着一堵牆的緊鄰，我沒生意，一日不得飯吃，你升合不肯借我，我自罷了；我向人賒升米吃，你老婆子破了我等了半日，再向人賒斤麪吃，你這賊老忘八羔子又破了我的。」看官聽說，你想劉恭這兩個雌雄大蟲，豈是叫人數落受人罵老忘八羔子的人？遂說：「沒廉恥的強賊！有本事買飯吃，爲什麼要賒人的東西，又不還人的錢，叫人家門上戶的嚷叫，攪擾我們緊鄰沒體面，是我明白叫他不賒與你，你敢咬了我的雞巴！我還要攪了你，不許你

在我這左邊居住哩。」程謨氣忿，捏起斗大拳頭，照着劉恭連眼睛鼻子只一拳。誰知這劉恭很不禁打，把一個鼻子打歪在一邊，一雙眼睛烏珠打出吊在地上，鮮血迸流。劉恭的老婆子上前救護，被程謨在膀子上一腳，踢的跌了個一丈多遠，睡在地上，哼哼。程謨把劉恭像拖狗的一般拉到路西牆根底下，拾起一塊棒棰樣的甕邊，劈頭亂打，打得腦蓋五花迸裂，骨髓橫流。衆街坊一來懼程謨的凶勢，實是歡喜這兩個歪人一個打死，一個償命，清靜了這條街道。程謨見劉恭死停當了，對着衆人說道：「列位高鄰，我程謨償了劉恭的命，劉恭被我送了命，一時間替列位除了這兩害，何如？」衆人說道：「你既一時性起，做了這事，你放心去打官司，你的盤纏與程嫂子的過活，你都別管，都在俺街里身上。」程謨爬倒地，替衆人磕了頓頭，佯長跟了地方總甲去了。衆人感他除了這劉恭的大害，審錄解審，每次都是街里上與他攢錢使用，還有常送東西與他監裏吃的。他的媳婦子雖是醜陋，卻不會嫁人，亦不會養漢，與人家看磨做活，受窮苦過。程謨馭了三招，問了死罪，坐在監中，成了監霸，到比做光棍的時候好過。一年，巡按按臨東昌，武城縣將監內重犯僉了長解，押往東昌審錄。別個囚犯的長解，偏都好，只有這程謨的長解，叫張雲，一個趙祿，在路上把這程謨千方百計的凌辱。一日五六頓吃飯，遇酒就飲，遇肉就吃，都叫程謨認錢。晚間宿下，把程謨繩纏索綁，腳練手扭，不肯放鬆。程謨說：「我又不是反賊強盜，不過是打殺了人，問了抵償，我待逃走不成，你一路吃酒吃肉，僱頭口認宿錢，我絕不吝惜，你二位如何還要這般凌虐我程謨？」遇文王，施禮樂，遇桀紂，動干戈，你休要趕盡殺絕了！」張雲趙祿說道：「俺就將你趕盡殺絕，你敢怎麼樣的？」程謨說道：「誰敢怎麼樣的？只是合二位沒有仇，爲甚麼二位合我做對的緊？」張雲對趙祿道：「且別與他說話，等審了錄回來，路上合他算賬，鼻涕往上流，倒發落起咱來了。」到了東昌，按院掛了牌，定了日子審錄。張雲趙祿把程謨帶到察院前伺候。程謨當着衆人，就要脫了褲子痢屎。衆人說：「好不省事，這是什麼所？」在你就這麼痢屎，叫人怎麼存站？」程謨說：「你看爺們，我沒的不是個人麼？這二位公差，不依我往清淨處解手，我可怎麼樣的？」別的解子們都說張雲趙祿的不是：「這是人命的犯人，你沒的不叫他痢屎，這叫他痢在

這裏，甚麼道理？」張雲見衆人不然，同了趙祿，押了程謨到一個空闊所在解手。程謨看得旁邊沒有別人，止有二人，在側，夾張雲解了褲，坡下痢完了屎，又夾張雲與他結褲帶，他將長枷望張雲鼻梁上儘力一砍，砍深二寸，鮮血直流，昏倒在地。趙祿上前扯他的鐵鎖，程謨就勢趕上，將手扭在趙祿太陽穴上一搗，搗了碗大的一個窟窿，卽暈倒在地。程謨在石牌坊座上將手杌磕開，褪出手來，去了長枷，將腳上的鐵鐐擰成兩截，提起杌來望着張雲趙祿頭上每人狠力一下，腦髓流了一地，魂也沒還一還，竟洒手徉長往酆都城裏去了。程謨拿着手杌做了兵器，又把那斷了的腳鐐開了出來，放開腳飛跑出城。有人見兩個公差打死在地，一片長板丟棄在傍，報知了武城知縣，差人察驗，知是走了程謨。四下差人跟捉，那有程謨的蹤影？只得稟知了按院，勒了嚴限拿人，差役都上了比較，搜捕的萬分嚴緊。有人說程謨的老婆在刑房書手張瑞風家管碾子，只怕他知情也未見得。三四個公人尋到那裏，其實張瑞風家把程謨的老婆叫將出來，衆人見了這個襤褸醜婦的模樣，自然罷了。誰知合該有事，天意巧於弄人，張瑞風家抵死賴說沒有程謨的老婆在家。這些差人越發疑心起來，又兼這張瑞風衙門裏起他個綽號，叫是臭蟲，人人都惱他的。衆人齊聲說道：「這是奉上司的明文，怕他什麼，到他裏面搜去！」倒不會搜着程謨的老婆，不端不正，剛剛撞見了一個三十以下的婦人，恰原來是那一年女監裏燒死的小珍哥。衆人看見，都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說道：「這不是晁源的小老婆小珍哥是誰沒的咱見鬼了！」小珍哥一頭鑽進屋去，什麼是肯出來。衆人圍住房門外說道：「方纔進去的那位嫂子，俺好面善，請出來俺見一見。」張瑞風的老婆在簾子裏面說道：「這是俺家的二房，臨清娶的，誰家的少女嫩婦許你這們些漢子看？你拿程謨沒的，叫你老人家老婆來麼？」衆人說：「這說話的是張嫂子呀！俺方纔見的那婦人，是監裏晁監生的小娘子，衆人都認的，真你叫他出來，俺再仔細認認，要果然不是他，等張師傅來家，俺衆人替他磕頭陪禮，他要再不饒俺，憑他稟了太爺，俺情願甘罪，你若是不叫他出來，俺們在這裏守着，俺着一個人去稟了太爺來要他。」張瑞風娘子道：「小珍哥托生了這八九年哩，如今又鑽出他來了，你列位好不要緊，你不過說當家的沒在家，得空子看人

家老婆呀！衆人說：『這意思不好！私下幹不的，俺這裏守着，着一個稟太爺去。』果然着了一個姓于名桂的番役，跑到縣裏說：『小的們打聽得程謨老婆在刑房書辦張瑞風家支使，小的們撲到那裏，張瑞風沒在家，他家回說程謨的老婆沒在他家，小的們竟到他裏面去尋，沒尋見程謨老婆，卻見一個婦人，通似那年監裏燒死的施氏。小的們待要認他一認，便鑽到裏面不肯出來。張瑞風媳婦子發話，說小的們因他漢子不在家，乘空子看他老婆哩。』縣公問說：『這施氏是怎麼的？』于桂稟說：『這施氏是個娼婦，名叫小珍哥，從良嫁了晁鄉宦的公子晁監生，誣枉他嫡妻與僧道有姦，逼的嫡妻吊死，問成絞罪。九年前女監裏失火，說是燒死了。如今撞見了這婦人，通似他。小的們一個錯認了罷，沒的小的們四五個人，都眼花了不成。』縣公問說：『那時燒死了有屍沒有？』于桂說：『有屍。』縣公說：『屍放了幾日纔領出去？』于桂說：『屍領得早，到外邊又活了。』于桂說：『若是那個屍，沒有活的理，燒得通成炭了。』縣官問：『屍後來怎麼下落了？』于桂說：『晁鄉宦家領出去埋了。』縣公說：『晁鄉宦家見燒得這等，也不認得了。』叫張瑞風來，同房說：『他今日不會來。』縣公拔了兩枝簽，差了兩名快手，從院裏娼婦家尋得他來。快手也只說縣公叫他，不會說因此事。張瑞風來到，縣官問說：『晁監生的妾小珍哥說是燒死了，如何見在你家？』張瑞風神色俱變，言語恍惚，左看看，右看看，回說：『小珍哥燒死了九年多了，沒的鬼在小的家裏。』縣官說：『奴才你莫強辯。』差了于桂，叫拿了他來，叫張瑞風站在一傍伺候。待不到一會，將珍哥拿到。縣公問說：『這果然是小珍哥麼？』小珍哥不答應，只管看張瑞風。張瑞風說：『這是小的臨清娶的妾，姓李，怎是小珍哥？這人模樣相似的也多，就果真是小珍哥，這又過了九年，沒的還沒改了模樣，就認得這們真。』于桂與衆人說道：『就只老相了些，模樣一些也沒改。』縣官叫拿夾棍夾起。珍哥說：『你夾我怎麼呀？我說就是了。那年燒死的不是我，是另一個老婆，我趁着失火，我就出去了。』縣官說：『你怎麼樣就得出去？』珍哥指了指張瑞風道：『你只問他就是了。』這縣官是個有見識的，只在珍哥口裏取了口詞，豈不真切，果被他哄了。叫上張瑞風審問。他支吾不說，套上來棍，招稱：『九年前一個季典史，叫季逢春，每日下監，見珍哥標。』

致，叫出一個門館先生沈相公在監裏，與珍哥宿歇，又叫出一個家人媳婦到監服侍。一日，女監裏失火，那家人媳婦燒死了，小珍哥趁着救火人亂，季典史就乘空把他轉出去了。那燒死的家人媳婦就頂了小珍哥屍首，屍親領出去埋了。後季典史沒了官回家，小珍哥不肯同去，留下小的家裏。這是實情。」小珍哥綽了張瑞風的口氣，跟了回話，再不倒口。縣官據了口詞，申了合干上司。上司行文到季典史原籍陝西寶雞縣，提取季典史並沈相公，燒死媳婦子的本夫。這季典史的家事極貧，年也甚老，那有什麼沈相公家人娘子的夫主本處官府追求不出，只得將季典史解到山東。季典史極力辯洗，經了多少問官，後經了本府一個軍廳同知，纔問出真情，方與這季典史伸了冤枉。審得張瑞風自從珍哥進監，他倚恃刑房書吏，垂涎珍哥姿色，便要謀姦。只因晁源見在一懼晁源勢力，不敢下手，一因晁源餽送甚厚，不好負心。後晁源已死，又因晁源家人晁住時常進監與珍哥姦宿，張瑞風將晁住挾制毆打，將珍哥上匣凌虐。珍哥隨與張瑞風通姦情厚。珍哥在監內，晁源在日原有兩個丫頭，並晁住媳婦在監服事。晁源死了，晁源母晁宜人，將丫頭媳婦俱叫出監去。張瑞風隨買了一個算卦的程捉鰲，老婆在內與珍哥支使，買通了監裏的禁子劉思長、吳秀、何鯨，哄的程捉鰲老婆吃醉了酒，睡熟在珍哥坑上，放起火來，將程捉鰲、老婆燒死在內。珍哥戴了帽子，穿了坐馬，着了快靴，張瑞風合三個禁子做了一路，羽翼了珍哥，趁着救火走出，藏在張瑞風家中。張瑞風要瞞人耳目，故意往臨清走了一遭，只說娶了一個妾，報了珍哥燒死，屍親領出葬埋。天網不疎，致被捉獲，申明了上司。季典史完得官司，因年老辛苦，又缺盤費，又少人服事，衣食不敷，得病身死。還虧了舊時幾個衙役，湊了幾兩銀子與他盛殮，送了他棺木還鄉。張瑞風問了斬罪，三個禁子都問了徒罪。程捉鰲坐了知情，也問了絞罪。由縣解府，由府解道。張瑞風合珍哥各人六十板，程捉鰲合三個禁子每人四十板。過了兩日，張瑞風棒血攻心死了。又過了一日，程捉鰲也死了。那日珍哥打的止剩了一口油氣，萬無生理，誰知他過了一月，復舊如初。晁夫人聞知此事，不勝駭異，也絕没人去管他。有人叫晁夫人把程捉鰲的老婆掘了出來。晁夫人道：「人家多有舍義塚送棺木的，既是埋了，况又不在自己地內，掘他怎麼？」珍哥

這事傳了開去，做了山東的一件奇聞。珍哥此番入監，晁家斷了供給，張瑞風又被打死，只得仰給囚糧，苟延殘命，衣服襤褸，形容枯槁。誰知這八百兩銀子聘的美人，狼藉得也只合尋常囚犯一般。第二年按院按臨本縣，報了文冊，臨期送審。珍哥身邊一文也無，又沒有了往時的姿色，可以動人憐愛。這路上的飯食頭口，何以支持？審錄必定要打，打了如何將養？把一個生龍活虎倚了家主欺凌嫡室的心性，也消磨得盡淨。無計可施，只得央了一個禁子先到晁家門上，尋見了晁鳳，叫他轉央晁夫人看晁源的分上，着個人照管審錄。晁夫人道：「我也只說這塊臭肉，天老爺已是消滅了，誰想過了這們幾年，從新又鑽出來臭。這世界我不願家裏攪這堆臭屎，我已是他出過殮埋過他了，他又出世待怎麼，誰去照管他？晁鳳，你要房錢去，湊二兩銀子，你去送給他，叫他拿着來回盤纏。你再問他：這往後也過不出好日子來了，還活着指望什麼呢？趁着有奶奶，只怕還有人粧裏你，若沒了奶奶，誰再還認得你哩！這去審錄，說什麼不打四五十板子，這是活着好麼？」晁鳳問住房子的人家要了二兩銀，到了監裏，見了珍哥，穿着一條半新不舊的藍布褲，白布膝褲子，像地皮似的，兩根泥條裹腳，青布鞋，上穿着一領藍補丁小布衫，黃瘦的臉，蓬着頭，見了晁鳳，哭的不知怎麼樣的說：「我待怎麼，可也看死的你大爺分上！奶奶就下的這麼狠，通也就不理我一理兒。」晁鳳說：「你別怪奶奶，你幹出什麼好事，替奶奶挂牌匾哩！你指望奶奶理你？那年燒死的說是你，奶奶買的杉木合的材，買的墳地，請了僧人念的經，二叔還持服領齋。誰想都便宜了別人，後來又鑽出這們等的！這是二兩銀子，奶奶叫送與你來回盤纏。奶奶說往後的日子，也沒有什麼好過的了，叫你自己想哩！」珍哥接了銀子，只是哭，又問：「晁住這忘恩負義的賊人，在那裏哩？」晁鳳說：「管墳上莊子的，不是他麼？吃的像個肥猪似的。」珍哥哭着罵道：「我待不見那忘八羔子哩！事到其間，我也不昧陰了。你大爺在日，我就合他好，如今就一點情分也沒了，影兒也不來走走，怕牢廩染上他呀！」晁鳳道：「你可別怪他，從那一年惹了禍出來，奶奶說過，他再到這監裏來，奶奶待擰折他腿哩！」珍哥說：「他就這們聽奶奶說，奶奶就每日的跟着他哩！你替我上覆奶奶，你說我只沒的什麼補報奶奶，明日不發解，後日準起解呀，要是

審錄打不死回來，這天漸漸的冷上來了，千萬的望奶奶扎刮刮我的衣裳，好歹只看着你大爺分上罷！」晁鳳長吁口氣道：「我說可只是你也看看大爺的分上纔好哩！」珍哥說：「我怎麼不看大爺的分上？」晁鳳說：「你坐監坐牢的，已是不看大爺分上了。又在監裏養漢，弄出這們事來，你親口說養着晁住哩！這是你看分上呀？」珍哥道：「這倒無傷，誰家娶娼的有不養漢的來？」晁鳳到家回了前後的話，果然次日武城縣將監內重囚逐名解出。小珍哥有了這二兩銀子，再搭上這隨身的寶貨，輕省到了東昌，伺候接院審錄。長解與他算計，把查盤推官的皂隸都使了銀子，批打時好叫他用情。不料按院審到珍哥跟前，二目暴睜，雙眉直豎，把幾根黃鬚扎煞起來，用驚堂木在案上拍了兩下，怪聲叫道：「怎麼天下有這等尤物！還要留他！」拔了八枝籤，拿到丹墀下面，鴛鴦大板共是四十，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汪洋，止剩一口微氣。原差背了出來，與他貼了膏藥，雇了人夫，使門板抬了他回去。離縣還有五里，珍哥惡血攻心，發昏致命，頃刻身亡。差人稟了縣官，差捕衙相驗明白，取了無礙回文，准令屍親領葬。晁夫人聞知，差了晁鳳屍書，依舊抬到真空寺裏，仍借了僧房與他做衣服合棺材，念經發送，埋在程捉鱉老婆身傍。卻說珍哥自從晁源買到家，前後裏外整整的作業了一十四年，方纔這塊臭肉割得乾淨。可見爲人切記不可取那娼婦，不止喪了家產，還要污了名節，遺害無窮。晁源只知道挺了腳不管去了，還虧不盡送在這等一個嚴密所在，還作的那業，無所不爲；若不是天公收捕了他去，還不知作出怎麼希奇古怪事來！真正醜是家中寶，俊的惹煩惱！再要娶娼婦，必定做八老。這晁源與珍哥的公案至此方休，後面再無別說。

第五十二回

名御史旌賢風世

悍妒婦怙惡乖倫

芝草何嘗有種，甘泉從古無源；靈秀偏生白屋，凶頑多出朱軒。名曰婦姑夫婦，實爲寇敵仇冤；請看薛家素姐，再觀張氏雙媛。

再說狄希陳自從與孫蘭姬相會之後，將丟吊之相思從新拾起。若是少年夫婦琴瑟調和，女貌郎才，如魚得水，那孫蘭姬就鎮日轟在面前，也未免日疎日遠。無奈那薛素姐雖有觀音之貌，一團羅刹之心。狄希陳雖有丈夫之名，時懷鬼見閻王之懼。遇着孫蘭姬這等一個窈窕佳人，留連愛惜，怎怪得他不挂肚牽腸，將他送的那雙眼鞋，叫裁縫做了一個小小白綾面月白絹裏包袱，將鞋包了，每日或放在袖內，或藏在腰間，但遇閒暇之時，無人之所，就拿出來再三把玩，必定就要短嘆長吁，再略緊緊，就要腮邊落淚。那孫蘭姬送的汗巾，合那挑牙狄希陳每日袖着。一日素姐看見，說道：『你這是誰的汗巾？拿來我看。』狄希陳連忙把汗巾藏放袖內，說道：『脫不了是我每日使的個舊汗巾，你看他則甚。』素姐道：『怎麼我看你一塊子去了麼？我只是要看。』狄希陳沒可奈何，只得從袖中取將出來。素姐接在手內，把汗巾展開，將那金挑牙也拿在手內，看了一看，說道：『你實說這是誰的？你要拿瞎話支我，攪亂你九祖不得升天！我情知合你活不成。』狄希陳嚇的那臉蠟滓似的焦黃，戰戰的打牙巴骨，回不上話來。素姐見他這等腔巴骨子，動了疑心，越發逼拷。狄希陳回說：『我的汗巾放在娘的屋裏，娘把我的不見了，這是咱娘的汗巾賠了我的，你查考待怎麼？』素姐說：『你多時不見汗巾？多時賠我的？我怎麼就不知道？你怎麼就不合我說？你這瞎話哄我。』把那汗巾捲了一捲，就待往火爐裏丟。狄希陳說道：『這是娘的汗巾，等他尋着了，我的還要換回去哩，你別要燒了。』向素姐手內奪去。素姐伸出那尖刀獸爪，在狄希陳額子上，搗了三道二分深五寸長的血口，鮮血淋漓。狄希陳忍着痛，幸得把那汗巾奪到手內。素姐將狄希陳扭肩膊，擰大腿，掐脰膊，打嘴巴，七十二般非刑，般般演試，拷逼得狄希陳叫菩薩叫親娘，鬧動了狄老婆子，聽得甚切，料透其中情節，外邊叫道：『小陳哥，你拿我的汗巾子來，我叫你不見了汗巾子，拿了我的去，叫人胡說亂道的。』素姐屋裏說道：『好該替他承認，我沒見母親的汗巾送給兒做表記。』狄婆子道：『你休要撒騷放屁的尋我第二頓鞭子。』狄婆子發起狠來，素姐口裏雖還強，說到那鞭子的跟前，追想那遭的滋味，也未免軟了一半。這狄希陳虧不盡母親出了一股救兵，不致陷在柳州城裏。誰知狄希陳脫了天雷，又遭霹靂。狄老婆子惜

情的背後審問他的真情。他只伸着個頭，甚麼是答應。氣的狄老婆子說道：「這們皮賊是的，怎麼怪的媳婦子打！狠的把手在狄希陳臉上指了兩指，說道：『這要是你爹做了這苟且，我也要打！』狄希陳站了會子，始終沒說去了。素姐在屋裏家反宅亂的鬼吵。狄希陳又要收拾上京坐監，買辦衣裳，整頓行李。狄員外不放心叫他獨去，要自己同他上京。選定了日子，要同狄希陳往關帝君廟許一願心，望路上往回保護。狄員外起來梳洗已畢，去喚狄希陳。狄希陳正在南柯做夢，聽見父親喚他，想起要到廟中許願，匆匆起來穿衣梳洗，跟了父親同往關帝廟許了願心。忽然想起孫蘭姬的眠鞋，因起來忙迫，遺在牀裏邊褥子底下，不曾帶在身邊，恐怕被素姐簡搜得着，這又與汗巾大不相同，無可推托，其禍不小。臉上失了顏色，身上吊了魂魄，兩步併成一步，撇了父親，一頭奔到房內。誰知素姐倒還不曾搜得，正在那裏洗臉。狄希陳正該相機而行，待時而動，等他或是回頭，或是轉背，有多少的東西弄不到腰裏？誰知那心慌膽怯了的人，另是一個張智。人都不曉得這個訣竅，只說那番子手慣會拿賊，卻不知那番子手拿賊的聲名久聞於外，那賊一見了他，自己先失魂喪智，舉止倉惶，這有什麼難認？那狄希陳心裏先有了這件虧心的事，日夜懷着鬼胎，惟恐素姐得了真贓，禍機不測。他就合那失了元寶在馮商客店裏的一般，沒魂失措，也不管素姐見與不見，跑進房來，走到牀邊，從牀裏褥子底下見了那個白綾小包，依舊還在，就如得了命的一般，也不管素姐停住了洗臉，默默的站住了看他。他卻將那包兒挂在褲襠裏面，奪門而出。素姐攔住房門，舉起右手望着狄希陳左邊腮頰盡力一掌，打了呼餅似的一個燦紫帶青的傷痕，又將左手在狄希陳額子上一叉，把狄希陳仰面朝天，叉了個東牀坦腹，口裏還說：『你是什麼，你敢不與我看，我敢這一會子立劈了你！』狄希陳還待支吾，素姐跑到跟前，從腰間抽開他的褲子，掏出那個包來。素姐手裏捏了兩捏，說道：『古怪！這軟骨農的是什麼東西？』旋即解將開來，卻是一件物事。有首西江月單道這件東西：

絳色紅綢作面，裏加白緞爲幫；絨毡裁底軟如棉，鎖口翠藍絲線。猛着蓮彎乍短，細看笋末尖纖；嫦娥

挽着晚登壇，閣在吳剛肩上。

素姐紫漲了面皮，睜圓了怪眼，稱說：「怪道你撞見了番子手似的！原來又把你娘的睡鞋拿得來了，這要你娘知道，說甚麼不合那汗巾子似的，又說是他的。」小玉蘭，你把這鞋拿給他的娘看去，你說：「你多時不見了他的鞋，又賠了他這鞋了？」你要不這們說，我打歪你那嘴！」小玉蘭道：「我這們說，奶奶打我可哩？」素姐叫喚着說道：「他爲甚就打你？他使了幾個錢買的你，他打你！」小玉蘭說：「姑娘，我哩，奶奶沒有打姑娘呀？」素姐自己拿着那鞋，擣着頭，又着褲，走到狄婆子門口，把鞋往裏一擦，口裏說道：「這又是你賠他的鞋，這不是你看，一定是合汗巾子一日賠的！」狄婆子叫丫頭拾起來，接在手裏，仔細看了看，說道：「這不知是那個養漢老婆的鞋，你叫他休胡說！」素姐道：「汗巾子說是你的鞋，又是養漢老婆的了！一件虛，百件虛，一件實，百件實，是養漢老婆的，都是養漢老婆的，是你的都是你的，這鞋又不認了！」素姐這高聲發落，雖是隔着一個院落，狄老婆子句句聽得甚真。他又口裏罵着婆婆，比較那狄希陳，就像禁子臨晚點賊的一般，逼拷的鬼哭狼號。狄婆子聽見疼的那柔腸像刀攪一樣，說道：「小陳哥，他沒的細着你哩！你奪門跑不出來麼？」狄希陳說：「娘來看看，不的麼？我怎麼跑呀？」狄員外道：「你看他看去，把個孩子怎麼樣處制着哩！有這們混帳孩子，死心塌地的受他折墮哩！」狄老婆子悄悄說道：「你不知道，我也就數是天下第一第二的老婆了！天下沒有該我怕的，或只見了他，口裏裝做好漢，強着說話，這身上不由的寒毛支撐，心裏怯怯的。」正說着，又聽見狄希陳怪叫，喚說：「娘你不快來救我麼？」狄老婆子只得走進房去，只見一根桃紅鸞帶，一頭拴着牀腳，一頭拴着狄希陳的腿，素姐拿着兩個納鞋底的大針，望着狄希陳審問一回，使針扎刺一會，叫他招認。狄婆子見了，望着狄希陳臉上使唾沫啐了一口，說道：「呸！見世報，忘八羔子，做了強盜，受人這們逼拷，嫖來是養漢老婆的鞋，漢子嫖老婆，犯法麼？」一面拿過桌上的剪子，把那根鸞帶攔腰剪斷，往外推着狄希陳說道：「沒帳，咱還有幾頃地哩，我賣兩頃你嫖，問不出這針線的罪來。」素姐指着狄希陳說道：「你只敢出去，你要挪一步兒，我改了姓薛，不是薛振桶下來的閨女。」狄希陳站着，甚麼是敢動，氣的狄婆子掙掙的，捂着額子往外這一擡。素姐還連聲說道：「你敢

去你敢去，就再不消進來！』狄希陳雖被他娘推在房門之外，靠了門框，就如使了定身法的一般，敢移一步麼？狄老婆子拉着他的手說道：『你去由他，拚着我的老命合他對了。活到一百待殺肉吃哩。』這狄希陳走一步回一回頭，戀戀不捨，什麼是肯與他娘掙點氣兒。素姐見狄希陳叫他娘拉的去，也不免的張天師忘了咒，符也不靈了，罵道：『這樣有老子生沒老子管的畜生，我待不見哩！一個孩子，任着他養女吊婦的，弄的那鬼，說那踢天弄井待怎麼？又沒瞎了眼，又沒聾着耳朵，憑着他，不管一管兒！別人看拉不上，管管兒，還說不是！要是那會做大的們的，還該說：「這兒大不由爺的種子，虧不盡得了這媳婦子的濟，這要不是他，誰是管得他的。」說這們句公道話，人也甘心；是不是護在頭裏生生的拿着養漢老婆的汗巾子，我查查，查查，認了說是他的，連個養漢老婆也就情願認在自家身上哩！這要不是雙小鞋，他要只穿得下大拇指頭去，他待不說是他的哩麼？兒幹的這歪營生，都攪在身上；到明日，閨女屋裏拿出孤老來，待不也說是自家哩？槽頭買馬看母子，這們娘母子也生的出好東西來哩！我還有好幾頃地哩，賣兩頃給他嫖，你能有幾頃地能賣幾個兩頃？只怕沒得賣了，這兩把老骨頭還叫他撒了哩！小冬子要不早娶了巧妮子去，只怕賣了妹子嫖了也是不可知的！你奪了他去呀，怎麼日子樹葉兒似的多哩，只別撞在我手裏，我可不還零碎使針黹他哩，我可一下子是一下子的，我沒見天下餓殺了多少寡婦老婆，我還不守他娘那□寡哩。』素姐這大發小發，狄老婆子那一句不會聽見氣的像癩蛤蟆一般，囑囑兒的嘍氣，只說：『我要這命換鹽吃麼？我合他對了罷。』狄員外只說：『你好鞋不踏臭屎，你只當他心瘋了，你理他做什麼？虧了李姑子親口對着你說的，這要對着別人說，你也不信。你氣的這們等的，咱可怎麼樣？』狄婆子道：『咱千萬是爲孩子。看來這孩子在他手裏，像後娘似的，也逃不出命來。』狄員外道：『這眼下待不往京裏去哩，且叫他躲一日是一日的。天老爺可憐見小陳哥，還完了他那些棒債，他好了也未可知。』從此一日狄希陳就沒敢往他屋裏去，都在他娘的外間裏睡，只恐怕素姐還像那一遭似的暗來放火，爺兒三個輪替着醒了防他。還怕他等爺兒們去了有甚惡意，狄員外又到關帝廟裏求了一籤，那籤上說道：

憶昔蘭房分半釵，而今忽把信音乖；癡心指望成連理，到底誰知事不諧。

狄員外雖是求了聖籤，又解不出是什麼意思，好生按捺不下。素姐又在房裏不住口的咒念，狄員外兩口子只推不會聽見，收拾行李停妥，單等吉日起身。薛教授先兩日前治了饅饌，擺了桌盒，同了兩個兒子，來與狄員外爺兒兩個送行。素姐知道，就罵他爹，說他爹是老忘八，老燒骨捨的，把個女兒推在火炕裏，瞎了眼，尋到這個女婿，還虧他有臉往這裏來。狄員外又只推聽不見，慌忙叫人掃地擺桌子，定菜接待。薛教授爺兒三個吃過茶，薛如兼進去後邊，見了丈母，卻沒往後邊去看素姐，外邊上了坐，坐到掌燈時分，散了。次日，狄員外還叫狄希陳去辭他丈母丈人。狄希陳到了薛家，薛教授會裏去了，止見了薛夫人，叫薛如卞兄弟兩個留狄希陳吃飯。狄希陳把汗巾眠鞋的事，從頭對着兩個舅子告訴，把素姐打罵的事，也對兩個舅子說了。薛如卞說：「這是你前生遭際，沒奈何，忍受罷了。昨日送盒子的去，說他連爹也罵了，這不是中心瘋麼？不然，俺爲什麼不到後頭看看？」你說我應的，吃了酒飯，狄希陳辭了回家。過了一宿，清早起來，吃了飯，備定了行李，同了狄員外，辭了家堂，合狄老婆子，待要起身。狄員外叫狄希陳進屋裏，與你媳婦兒說聲。狄希陳果然往屋裏對素姐作了一個揖，說道：「我合爹起身哩。」素姐身也沒動，說道：「你這是辭了路，再不回頭了！要是撞見強人，割了一千塊子，你必要托個靈夢與我，我好穿着大紅嫁人家。」狄希陳聽他咒罵，眉也沒敢皺一皺，出來了。卻好薛教授爺兒們都來看送起身，又送了三兩贖儀，作別起身。同去的是狄賓梁、狄希陳、狄周尤、廚子四人。不說狄希陳上京坐監，卻說薛夫人次日要接素姐回家。薛教授道：「你接這禍害來家待怎麼？」薛夫人道：「你好平心！既知他是禍害，只該叫別人受他的麼？女婿又沒在家裏，接了他回來好。」薛教授道：「你教他回來，只別教他見我。」龍氏聽見罵說：「賊老狠天殺的！我待不看他哩！」薛教授問說：「姓龍的說什麼？」薛夫人道：「他沒說什麼。」混過去了。差了薛三槐娘子接了素姐，跟了小玉蘭回家。到了背地裏，小玉蘭把狄希陳那汗巾子合鞋的事從頭告訴，又說素姐拿着納底的針，渾身毆他姑夫，拿帶子拴着腿，又不許他跑了；又說俺奶奶到明日閨女屋裏拿出孤老來。

也認是自家的。薛夫人聽的氣的要死火勢，只不教薛教授知道。過了兩日，薛夫人因狄員外合女婿出外，治了酒席，去看望狄婆子，只自己去了，也沒叫素姐同去。兩親家婆合巧姐，請了妹子崔近塘娘子來陪，倒喜歡說笑了一日。狄婆子也沒對着提素姐一個字，管待的薛夫人去了。崔近塘娘子沒往家去，再說這明水村裏有一個老學究，號是張養沖，兩個兒子，兩房媳婦，家中也聊且過的，兒子合媳婦都肯孝順，鄉里中也是甚稱揚。張養沖得病臥牀，兩個兒子外邊迎醫問卜，許願求神，兩個媳婦在家煎茶熬藥，遞飯烹湯，服事了兩三個月，絕無抱怨之心。張養沖死了，儘了貧的力量，備了喪儀，出過了殯，這兩個兒子，一個在家中照管個客店，一個在田中照管幾畝莊田，單着兩個媳婦在家管顧婆婆。若是這兩個妯娌，也像別人家唆漢子纂舌頭，攪家合氣，你就每日三牲五鼎，錦繡綾羅，供養那婆婆，那老人家心裏不自在，說那衣裳齊整，飲食豐腴，成何事幹？偏是這妯娌兩個，一個叫是楊四姑，一個叫是王三姐，本是兩家異姓，偶合將來，說那一孀同胞的姊妹，更是不同，你恭我敬，合力同心，立紀把家，受苦做活，已是叫公婆甚為喜歡，再兼之兒子孝順，這公婆豈不就是神仙？因公公亡故，婆婆剩下孤身，這兩房媳婦輪流在婆婆房中作伴，每人十日，周而復始。冬日與婆婆烘被窩烤衣服，窰頭修腳，拿虱子，捉臭蟲，走動攙扶，坐臥看視。夏裏抹席掃牀，驅蚊打扇，曲盡其誠。自己也有二畝多的稻地，遇着收成，一年也有兩石大米，兩個媳婦自己上碾，碾得那米極其精細，單與公婆食用。妯娌兩個，每人偷了工夫養蠶，每年或夥織生絹三疋，或各織兩疋，與公婆穿着，雖無紗羅網緞，穿在身上，通似文王手裏衣帛的老人。稻池有魚，每年圍裏也養三四個豬，冬裏做了醃臘，自己醃的鴨蛋，抱的雞雛，兩個老人家雖是貧生夫婦，又竟似文王手下的食肉者。後來兩個媳婦侍奉婆婆，更是用心加意。後來婆婆得了老病，不能動履，穿衣餵飯，纏腳洗臉，梳頭解手，通是這兩個媳婦料理嬰兒的一般。婆婆的老病漸次沉重，飯食減少，妯娌兩個商議說，要割股療親，可以起死回生。妯娌兩個吃了素虔誠禱告了天地，許了冬月穿單，長齋念佛，每人俱在左股上割下一塊肉來，合攏作了一碗羹湯，瞞了婆婆，只說是豬肉。婆婆吃在肚內，覺得鮮美有味，開了胃口，漸漸吃得飯下，雖然不能起牀，從新又活

了一年零八個月，直至七十八歲身亡。這兒子媳婦倒不像婆婆是壽命考終恰像是誰屈死了他的一般，哭的個發昏致命。一個按院姓馮名禮會，巡歷將完，例應保舉那孝子賢孫義夫節婦。他說這四樣人，原是天地間的靈根正氣，復命表揚，原爲扶植綱常，振起名教，鼓舞庸愚。近來世道沒有了清議，人心沒有了是非，把這四樣真人都被那些無非無刺的鄉愚，有錢有力的勢要，作奸犯科的衙胥，罵街撒潑的捱拉，佔定了朝廷的懿典，玷辱了朝廷的名器。他行了文書下去，他說：『這四樣的人，不要在勢宦富貴之家尋覓，一來這富貴的人，凡百俱求無不得，只少一個美名，極力資緣，不難倖致這二件，這富貴之家，孝順節義，處在這等順境，這四件是他應爲之事。行得這四件，方纔叫得是人，這四件事做不來，便不是人了。惟是那耳目不會聞見詩書處的，俱是那窮愁拂鬱的逆境，不爲習俗所移，不爲貧窮所詘，出乎其類，拔乎其萃，有能孝親順祖，易色殉夫，這正是真正孝子順孫，義夫節婦，方可上疏舉他。』既是一個按院要着實舉行，這諸司也不敢不奉行惟力，節次行將下來，當不得那末流之會，也無甚奇節異行之人。這張大張二也將就當得起個孝子，這楊氏王氏也庶幾稱得起個孝婦，街鄰公舉里約成推，開報了上去。考察了下來，再那裏還有出其右者？縣裏具文回府，府裏具文回道，學道詳了按臺，按臺上了本。旨意下了禮部，禮部覆過疏，奉了旨，將張大名喚張其猷並妻楊氏，張二名喚張其美並妻王氏，俱着撫按建坊旌表，每人歲給穀三石，布二疋，棉花六斤爲常，直待終身而後已。按院奉了旨意勘合，行到繡江縣來，依了旨意，原該建兩個牌坊，纔是縣裏說：『張其猷與張其美原是同胞兄弟，這楊氏與王氏又是嫡親妯娌，希圖省事些，只蓋一座牌坊，列了男婦四個人的名字。』不料按院鄭重其事，復行該縣，務要遵旨各自建坊，與工動土，豎柱立樑，俱要縣官自己親臨，不得令衙役苟且完事。於是縣官仰承上司的美意，在通衢鬧市所在，選擇了地基，備辦磚石，採取木料，鳩撥匠人，擇了吉日起工。縣官親來破土，又親看上樑。這明水離縣治四十里路，一個縣官親臨其地，就如天神下降一般，轟動了閭閻士夫，奔走盡滿村百姓，地方除道搭棚，鄉約鋪毡結彩，明水鎮住的鄉紳舉監秀才耆老，都穿了吉服衣巾，先在與工處所迎接，陪奉縣官。張其猷張其美都奉旨給了孝